

青年学者文库

英语背景学习者

汉语身体动作动词习得研究

基于词语联想的研究

The acquisition of body action verbs
by English 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A study based on word association

钱旭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青年学者文库

英语背景学习者

汉语身体动作动词习得研究

基于词语联想的研究

The acquisition of body action verbs
by English 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A study based on word association

钱旭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背景学习者汉语身体动作动词习得研究：基于词语联想的研究 / 钱旭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青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301-26880-3

I. ①英… II. ①钱… III. ①英语—动词—研究 IV. ①H31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7805 号

- | | |
|-------|--|
| 书 名 | 英语背景学习者汉语身体动作动词习得研究——基于词语联想的研究
YINGYU BEIJING XUEXIZHE HANYU SHENTI DONGZUO DONGCI
XIDE YANJIU — JIYU CIYU LIANXIANG DE YANJIU |
| 著作责任者 | 钱旭菁 著 |
| 责任编辑 | 周 鹏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880-3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
| 电子信箱 | zpup@pup.cn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251 千字 |
| |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4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按照学界通行的学者年龄划分标准，钱旭菁老师目前还是“青年学者”，可她从事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已达二十年之久，26岁时就有文章在《世界汉语教学》发表，由此说来，她又称得上是出道很早的资深学者。旭菁早前涉猎较广，探讨过语法习得、二语学习焦虑、二语研究方法、口语测试等方面的问题，后来逐渐专注于词汇习得，发表了《词汇量测试研究初探》（2002）、《汉语阅读中的伴随性词汇学习研究》（2003）、《第二语言汉语学习者的生成性词汇知识考察——基于看图作文的定量研究》（2003，与黄立合作）、《词义猜测的过程和猜测所用的知识——伴随性词语学习的个案研究》（2005）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2006—2010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旭菁广泛研读词汇语义学论著，深入探讨汉语语块、词语搭配等问题（钱旭菁，2008），为基于词语联想研究词汇习得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学基础，从而出色地完成了这部力作。

与目前罕见的基于词语联想研究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的成果相比，这本书多有创新和深进，主要体现在：

（1）首次从纵横两个维度研究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语联想。所谓纵向研究维度，是指学习者被试的汉语水平遍布初、中、高三级，通过不同水平被试词语联想模式的异同全面考察L2学习者的词汇习得过程，了解不同类别词语知识的习得顺序及词语知识之间的相互影响；所谓横向研究维度，是指以同等数量且年龄、教育程度相当的中国大学生被试的词语联想为参照，观察二语者与母语者的词语联想有何异同，揭

示二语学习者词语联想的特点，拟测不同水平学习者词语联想模式趋近母语者的进程。

(2) 构建了分类细密、覆盖力强的词语联想分类体系。这本书对词语联想的一级分类借鉴了以语义为纲的分类方法，根据刺激词和联想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分成聚合联想、组合联想和非语义联想三大类。其分类细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下位类层级及类别的拓展上，有些类别体现了汉语词汇（尤其是动词）及其联想特点，比如组合联想中的动补联想、动词+体标记联想，聚合联想中的同素联想，形式联想中的字形联想、音同形近联想等，基本上涵盖了母语者和二语者复杂多样的词语联想，为全面描写汉语词语联想、分析汉语二语词汇习得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框架。

(3) 统计数据与典型案例双重求证。不少习得研究偏重数据而疏于描写分析数据背后的事实，本书一改这种研究取向和论证风格，既注重二语者与母语者词语联想的数据对比，又精细地观察各类数据背后的具体事实和典型案例，从而刻画出一些数据无法显现的词汇习得特点。例如，学习者和母语者给出“拉”的同素联想词分别为9次和11次，从次数上看相当接近，但细加观察，联想的词种大不相同，学习者9次联想无一例外都是“拉面”，母语者则联想到“拉链、拉锁、拉钩、拉拢、拉倒”等多个词语，从而证实学习者词汇量有限，同素联想的规模比母语者小得多。

(4) 分析词语联想特点与抽绎词汇习得规律密切结合。本书第4、5、6三章对比分析二语学习与母语者聚合联想、组合联想和非语义联想的异同，通过二语者各类词语联想特点透视哪些词汇知识优先习得、哪些词汇知识难以习得，侧重于微观视角的描写分析；第7、8两章则在前三章研究的基础上，从较为宏观的层面统观各类词语联想的特征，揭示学

习者身体动作动词词义习得的规律,比较学习者与母语者身体动作动词词语网络组织方式的差异及其发展趋势。该研究建立了深度沟通词语联想与词汇习得、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辅相成的研究范式,有力地彰显了词语联想对于词汇习得研究的重要价值。

这本书是处于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前沿的新成果,其价值不仅在于开拓了汉语二语词汇习得研究的新路向,显示出基于词语联想研究词汇习得的优势与功效,还为词汇习得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空间和需要攻克的难题。首先,词语联想分类就是一项极繁难的工作。例如,聚合联想中的同/近义联想、反义联想和上下义/类义联想都是着眼于语义类聚关系划分出的次类,而同素联想则是依据词语构成要素的同一性划分出的次类,分类标准不一势必导致某些刺激词和联想词可以分属两个同位类(如“打~打击”既属同/近义联想,又属同素联想)。再如,根据动词的外围论元,在间接组合联想中分出“方式/凭借”(如“抬~力气”)和“工具”(如“砍~斧子”)等下位类,而“场所”同样是动词的外围论元,可“接~火车站/飞机场”却被归入“场景联想”,其上位类是聚合联想。这类情况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确立同一等级的唯一分类标准,以建立更为严密的词语联想分类体系。其次,某些词语联想与词汇知识的相关性需要证实。例如,在类义联想中只有一个词义要素不同的类义词最多(如“穿~戴”“吃~喝”“切~割”“推~搽”等),作者认为,这是由于两个词的词义关系越密切,在心理词汇中的联系也就越紧密。这类推断是否客观,如何排除“穿~戴”“吃~喝”同时(或主要)受到“穿戴整齐、讲究穿戴、穿靴戴帽”“吃喝玩乐、大吃大喝、吃吃喝喝”等高频共现的影响?进一步来讲,“与母语者相比,学习者的心理词汇中……有类义关系的词语联系相对较弱”(第125页),这是否折射出学习者类义词语组合关系的知

识有所欠缺？对于这类复杂的问题，我们期待能找到合适的方法予以验证。

希望旭菁及其他对词汇习得感兴趣的学者在这项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更加科学地利用词语联想方法探索学习者心理词汇的特点和词汇习得的规律，为汉语二语词汇教学提供更多有价值的参考依据。

张 博

2016年2月29日

目 录

第1章 绪 论	1
1.1 缘起	1
1.2 研究综述	6
1.2.1 对心理词汇的研究	6
1.2.2 与本课题相关的汉语动作动词研究	16
1.2.3 汉语动词习得研究	19
第2章 研究方法	24
2.1 词语知识和测试词语知识的方法	25
2.2 词语联想	28
2.2.1 L1 词语联想	31
2.2.2 L2 词语联想	34
2.2.3 国内的词语联想研究	37
2.3 研究设计	39
2.3.1 测试材料	39
2.3.2 被试	43
2.3.3 测试程序	43
2.4 研究意义	44
第3章 刺激词和联想词的关系	54
3.1 分类标准	54
3.2 聚合联想	55
3.2.1 同/近义联想	56

3.2.2	反义联想	56
3.2.3	上下义/类义联想	56
3.2.4	场景联想	57
3.2.5	逻辑联想	57
3.2.6	同素联想	58
3.3	组合联想	59
3.3.1	动宾联想	60
3.3.2	动补联想	60
3.3.3	主谓联想	60
3.3.4	动词 + 体标记联想	61
3.3.5	间接组合联想	61
3.3.6	语块	62
3.4	非语义联想	62
3.4.1	无关联想	62
3.4.2	形式联想	63
3.5	对分类中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	64
3.5.1	对联想词的某些特殊处理	64
3.5.2	对离合词的处理	66
3.5.3	对分类两可情况的处理	66
3.6	小结	69
第4章	聚合联想	70
4.1	逻辑联想和场景联想	70
4.1.1	逻辑联想	70
4.1.2	场景联想	71
4.2	同/近义联想	73
4.2.1	同/近义关系的判定	73
4.2.2	中外同/近义联想的相同点	74

4.2.3 中外同/近义联想的不同点·····	78
4.3 反义联想·····	84
4.3.1 反义关系的判定·····	84
4.3.2 中外反义联想的相同点·····	86
4.3.3 中外反义联想的不同点·····	90
4.4 上下义/类义联想·····	94
4.4.1 动词性上下义/类义关系的特点·····	94
4.4.2 类义关系的判定·····	96
4.4.3 中外上下义/类义联想的相同点·····	101
4.4.4 中外上下义/类义联想的不同点·····	105
4.5 同素聚合联想·····	107
4.5.1 中外同素联想的相同点·····	107
4.5.2 中外同素联想的不同点·····	109
4.6 影响聚合联想的因素·····	115
4.7 小结·····	125
第5章 组合联想 ·····	127
5.1 词义要素和组合联想类型·····	127
5.2 语块联想·····	130
5.3 动宾联想·····	132
5.3.1 量的比较·····	132
5.3.2 质的分析·····	146
5.4 动补联想·····	163
5.4.1 中外动补联想的相同点·····	163
5.4.2 中外动补联想的不同点·····	170
5.5 主谓联想·····	174
5.6 动词+体标记联想·····	176
5.7 间接组合联想·····	180

5.7.1	间接组合联想的类型·····	181
5.7.2	中外间接组合联想的差异·····	185
5.8	小结·····	188
第6章	非语义联想 ·····	192
6.1	形式联想·····	192
6.1.1	语音联想·····	192
6.1.2	字形联想·····	196
6.1.3	音同形近联想·····	201
6.2	无关联想·····	209
6.3	联想偏误·····	210
6.4	小结·····	215
第7章	学习者身体动作动词的习得（一）：	
	词义习得 ·····	217
7.1	刺激词的义项分布·····	218
7.2	母语者词语联想中刺激词的义项分布·····	221
7.2.1	词语联想义项与词典义项的比较·····	221
7.2.2	词语联想与“义频语料”义项的比较·····	224
7.2.3	多义词不同义项之间的关系·····	240
7.3	学习者刺激词词义的习得情况·····	244
7.3.1	学习者与母语者刺激词义项比较·····	245
7.3.2	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刺激词词义的掌握情况·····	247
7.3.3	学习者已经掌握的义项·····	249
7.3.4	学习者未掌握的义项·····	252
7.3.5	学习者词义发展的不稳定性·····	256
7.3.6	影响学习者词义习得的因素·····	260
7.4	小结·····	268

第 8 章 学习者身体动作动词的习得 (二):

词语网络的建立 269

8.1 学习者身体动作动词的习得规律 269

8.1.1 同一语义类内部不同动词的习得顺序 269

8.1.2 单个词语的习得规律 274

8.1.3 词语习得过程中的 U 形趋势 280

8.2 学习者和母语者身体动作动词词语

网络组织方式的差异 282

第 9 章 结 语 286

9.1 基本结论 286

9.2 本研究对汉语 L2 词汇教学的启示 289

9.3 结束语 291

附 录 293

附录 1 作为刺激词的 78 个动作动词 293

附录 2 词语联想测试 A 294

附录 3 词语联想测试 B 295

参考文献 296

致 谢 310

第1章 绪 论

1.1 缘起

语言表达离不开词语,词汇是语言学习和教学的中心,无论是母语者还是第二语言(L2)学习者,词汇的学习和积累都是一个终身的过程。“词汇对学习者的来说是最重要的。”(Gass & Selinker, 1994: 270)但是多年以来,第二语言研究者关注得更多的是学习者语法能力的发展,对词汇领域的重视程度与词汇在L2学习中的地位不符。可是,“不管学习者的语法掌握得多好,语音多标准,没有能表达各种意义的词语,就无法用L2成功地交际”(Schmitt & McCarthy, 1997: 140)。近年来,情况有所转变,越来越多的L2学习者、教师和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词汇学习是语言学习和教学的核心。

一方面,词汇对L2学习非常重要,而另一方面,词汇又是L2学习者的主要难点,“词汇是许多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主要障碍之一”(江新,1998)。罗青松(2004)在4万字的学习者语料中收集到共210个词汇和语法错误,其中约66%是词汇错误。从语言交际中听话人理解的角度来看,即使语法出现偏误,听话人也基本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但是词汇偏误则影响交际。词汇之所以成为L2学习者使用L2的主要障碍,是因为学习者的词汇在量、质和组织方面^①都和本族人存在着差距。首先,和母语者相

^① Meara (1996, 转引自 Fitzpatrick, 2006) 提出,词语知识包括三类:(1)词汇量;(2)深度知识;(3)词语组织。

比,学习者的词汇量小得多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张和生(2007)调查的结果,“中级以上汉语水平的学生存在着较严重的汉语词汇量不足的问题”。其次,学习者即使词汇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他们也并不是掌握了所知道的词语的所有知识,很多词语可能只是知道发音和众多义项中的一个义项,对词语的语法特点、搭配情况、语体风格、与其他词语的关系等都不甚了解,因此和母语者对词语的掌握有质的差别(详见2.1有关词语知识的论述)。第三,由于学习者已掌握的词语在大脑中的组织方式跟母语者不同,所以这些词语的使用效率不如母语者,有时甚至还会出现使用错误。因此L2词汇习得研究除了研究学习者掌握的词汇数量、掌握的程度以外,还应该研究词语在学习者的头脑中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人脑中的词语不是乱七八糟的,它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这个系统一般被称为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一种语言里的词语数量是庞大的,母语者掌握的词汇数量也是惊人的。而人们在交际的时候,必须快速地从自己的词库当中提取想要表达的词语。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记忆也是有弹性的,具有伸缩性。这表现在随机排列的东西很难记住,而如果信息是有组织的,记忆容量就能大大提高。因此要从成千上万的词语中迅速找到自己要表达的词语,心理词汇必须是成系统、有组织的。

Treisman(1960)最早在其关于选择性注意的衰减模型中提出了心理词汇的雏形。该文认为心理词汇是由许多词条组成的,这些词条具有不同的阈限,当对一个词条的激活超过其阈限时,这个词便被认知了。关于心理词汇的这种认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词典,心理词汇也被称作心理词典,很多研究者也常常用词典中的词来类比心理词汇中的词。例如董秀芳(2004:13)虽然承认不同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词汇存在个体差异,但是认为“为了研究

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一般词典收录的条目看作是可能进入大多数人的心理词库的形式”。词典中的词语和人脑中的词语有些信息是重合的，如都包括一个词的读音、词形、意义、某些句法信息等，但是二者的区别可能更多。例如词典通常只列出词的一种发音（多音词除外），可是同一个词不同的说话人发音可能不同，即使是同一个说话人，在程度不同的正式场合或说话速度不同，发音也可能不同（Aitchison, 2003: 10）。这些不同的发音，听话人都能听懂，由此可见，人们头脑中储存的不只是词典上所列的那一种标准读音。

意义方面的信息，词典和人脑中的心理词汇也只是核心部分大致相同。“辞书对词义的解释是系统的、概括的、条理分明的。”（董为光，2004: 43）尽管大部分人并不能像词典那样精确叙述出自己所掌握的词语的词义，但是心理词汇中关于意义的信息比词典所列的要丰富得多。例如，“漆”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以下简称《现汉》）中的动词义项是“把涂料涂在器物上”，可是如果你打翻了油漆桶，地板表面都是油漆，你却不能说“漆地板”。如果把定义改为“有意把涂料涂在器物上”也不行，因为“小王用刷子蘸了一下涂料”这个句子中，小王有意给刷子表面涂上了涂料，但是小王显然没有“漆刷子”（Aitchison, 2003: 13）。这个例子表明，人们对意义的了解比词典空间所允许的要详细得多。其次，词典所包含的词语和释义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固定的，而语言，特别是词汇发展非常快，新词不断涌现，旧词也会发展出新义。另外，还有很多意义是交际过程中临时产生的，例如：

（公共汽车上，后门的售票员对前门的售票员说）前门，你有5毛钱零钱吗？

（商店里卖鞋的地方）哈森，今天你们开张了吗？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前门”表示“在前门卖票的售票员”，“哈

森”表示“卖哈森这个品牌鞋子的人”。这种用人所处的位置或所卖的品牌指代人的情况是词典中不会有的。但是说话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听话人也能理解这里的“前门”“哈森”，正是人类所具有的语言创新能力使得心理词汇具备了有弹性和流动性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是词典所没有的。此外，人脑中的心理词汇对多义词义项的划分也和普通词典的划分不太相同，一般说来，人们倾向于把相近的意义归在一起，因此心理词汇中的义项比词典中的少（Huang, 2003: 24）。例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区分 stand 表示“站立”“起立”“位于”等具体义和表示“出于某种状态、情形、水平”等的比喻义，但是普通人并不区分这两类意义（Gibbs & Matlock, 1997）。

心理词汇和词典还有一个显著差异就是词语的组织方式不同。大部分词典是按照词语拼音的字母顺序排列的。心理词汇中的词语是否也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呢？这可以通过人们的口误来验证（Aitchison, 2003: 10）。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经常会出现想说 A 词结果却说成了 B 词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说明在心理词汇中 A 和 B 这两个词联系非常密切，很可能是储存在一起的。如果心理词汇中的词语是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的，那么想说“秋天”，可能会说成 qiong 或 qu，因为这两个音节在《现汉》中分别在 qiu 的前边和后边；想说“春节”，可能会说成“春假”或“春卷”，因为这两个词在《现汉》中分别在“春节”的前边和后边。但实际的口误却并非如此。主持人报曲目时把《秋天的诉说》说成了《春天的诉说》；想说“春节”，却说成了“中秋节”（“各位观众，中秋节刚过，我要给大家拜个晚年”）（应天常，2003）。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义类词典以外，大部分按词语发音的字母顺序排列的词典对每个词语都是单独处理的，例如“春节”在《现汉》中的释义为“农历正月初一，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指正月初一以后的几天”，可是这个释义无法让我们了解“春

节”“中秋节”“新年”“圣诞节”这些词语之间的关系。尽管语音相近的词语也会造成口误，但是大量由于混淆意义相近的词语造成的口误表明意义是影响心理词汇组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心理词汇和词典的组织方式有了质的差别。

总体来说，心理词汇中所包含的词的信息比词典提供的要丰富、复杂得多。Aitchison (2003: 14) 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比喻来说明词典和心理词汇的关系：心理词汇就像是一个游乐场，而词典就是这个游乐场的导游图。导游图只列出了游乐场某些项目的一小部分概况，没有展现（也不可能展现）游乐场所有项目的细节，因此无法告诉人们游乐场的各个部分是如何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鲜活的所在的。同样，词典只给出了比较表面的、静态的、不完整的心理词汇。

对汉语学习者心理词汇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们词汇的习得情况，因此本书将以中国人的心理词汇为参照，探索学习汉语的英语背景的学习者心理词汇的特点。因为 L2 学习者会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所以其 L2 心理词汇可能会受到 L1 的影响而与以该 L2 为母语的人心理词汇有同有异。Sanshez (2004) 的研究发现，学习英语的 L2 学习者有关一组表示“发光”词语的心理词汇组织方式和英语母语者有很多不同。L2 学习者与母语者心理词汇的差异能揭示学习者词汇习得的问题所在，因此本研究希望揭示 L1 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的心理词汇有何异同。

动词是“世界各语言中普遍存在的词类”（张敏，1998: 303），是语言中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一个词类，而“除了那些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以外，大部分语言的动词结构都和其他语言有很大的不同”（Palmer, 1988: 1）。言语生成研究表明，当人们生成一个句子的时候，一般先从动词库中选择一个动词，形成一个句法框架供其他词语填入（Aitchison, 2003: 105）。因此动词